

医学典籍《番汉药名》树木类药物文献研究

朝木日丽格^{1,2}, 萨其拉², 陈晓敏^{1,3}, 包领圆¹, 宝龙^{1,*}

¹ 内蒙古民族大学, 内蒙古通辽, 中国

² 内蒙古医科大学, 内蒙古呼和浩特, 中国

³ 包头医学院, 内蒙古包头, 中国

*通讯作者

【摘要】清代时期的跨文化蒙药学文献《番汉药名》全面收录了蒙、汉、藏三个民族的药物名称, 彰显出它在民族医药学文献中的重要意义。本次研究主要是以树木类药物为关键对比研究对象, 通过对比研究分析不同版本的《番汉药名》以及《饮膳正要》《本草纲目》《晶珠本草》《蒙药正典》等经典书籍, 对它们的名称、类别、性质、用药部位及功效进行了全面整理。研究发现, 两种版本共同记载了49种树木类药物, 其中第二种版本在第一种版本的基础上新增加了8种药物种类, 并且修对2种药名进行修改。分析显示, 这些药物性质以均性和凉性为主、用药部位以果实和树脂最为常见。研究表示, 《番汉药名》在蒙汉藏药理学融合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为传统药物的开发与民族医学的传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后续可以扩大到更多药物类型并运用多元学科视角, 深化对此领域的理解。

【关键词】《番汉药名》; 树木类药物; 文献研究; 文献对比研究; 蒙汉藏医药融合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一流学科科研专项项目(编号: YLXKZX-NYD-00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21BMZ078)

1. 引言

清代的蒙古族学者公·衮布扎布(约1692—1750年)知晓多种语言, 其编写的《番汉药名》作为蒙汉药物的对照辞典, 展现了清代中蒙藏医药学的交汇融合, 既是探寻蒙药传统分类体系的关键性资料, 又是理解民族医药学交流历史的重要文献。这部跨文化医药辞典收录了蒙汉藏等各民族药物名称以及对应的藏文读音, 多语种的对照形式促进了中蒙藏医的交流, 为清代的各民族医药体系的整合提供了实用的指南。该著作第一版收录了341种药物, 第二版增至380多种, 全书首尾采用了中文与蒙文双语的对照形式编纂, 正文部分为中文和藏文双语对照, 它的分类逻辑保留了蒙古族的本土用药经验、推动了蒙药学的体系化发展, 这不仅是连接中蒙藏医药的纽带, 更是清代民族融合背景下的医学知识集成的典型表现, 在当今中医药与民族药的研究领域中有学术价值。

《饮膳正要》是元代蒙古族太医忽思慧(又译和斯辉)编写, 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饮食养生著作之一, 对后代的食疗研究影响深远。该书融合了饮食养生理论强调“药补不如食补”并提出“食物相反”“食物利害”

等饮食与健康关系原则, 收录了米谷、兽禽等七大类200多种食材的性味功效和180个注重食材药材搭配的食疗方剂还整合了蒙汉回等多个民族的饮食文化并收录了马奶酒、羊肉等北方民族食材并有食材插图跟简单的药材注解, 首次将饮食养生系统化这既是元代多民族饮食文化交融的见证, 又是现代营养学提供“平衡膳食”等理念借鉴和食疗方改良的应用价值, 体现了元代宫廷对养生保健的重视。

《本草纲目》是明代医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历时27年编撰的中国古代著名药理学著作, 被誉为“东方药理学百科全书”, 对中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等领域有影响深远。全书共52卷收录了植物、动物、矿物等药物1800多种(新增300多种)并附1000多幅插图, 具有实用性和学术性, 既汇聚了历代本草精要, 又确立了中药学理论基石, 至今都被奉为中医教育和临床实践的典范。

《晶珠本草》是藏医药学领域的药理学巨著, 被尊为“藏药学的《本草纲目》”, 该书详尽收录珍宝类、石类、土类等13类共2000余种药物, 全面汇集西藏及周边地区药物知识, 与《四部医典》相辅相成构成藏医

药学理论与实践双支柱，至今为藏医药研究权威参考且其“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医学理念对当代生命科学及生态保护具深远启示。

《蒙药正典》（又称《无误蒙药鉴》《美丽目饰》）--是19世纪蒙古医学家与佛教高僧占布拉道尔吉（1792-1855）编纂的蒙医药学三大经典之一，这部以藏文编写的著作全面汇集蒙藏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被誉为“蒙医药学领域的《本草纲目》”，同时是蒙药学史上首部集蒙、藏、汉、满多语言并配插图的药物学专著，作为蒙医药学基石性文献，其不仅见证清代多民族文化交融，且为蒙医药传承及当代研究提供根基，至今在民族医药学界影响深远。

《番汉药名》自出版以来内容版本存在不确定性且未曾与他书互注，需参照其他文献完善注释内容，该作品虽屡被学界引述却鲜有全面注解，特别是占布拉道尔吉在《蒙药正典》中揭示袞布扎布存在记录失实与药材识别错误问题，本文通过文献学方法对《番汉药名》中47种树木类药物进行藏汉双语对照研究，旨在辨识其来源、归纳主治病症并形成对该类别药物的总结。

2. 树木类药物文献研究

2.1 两种版本《番汉药名》树木类药物对比（见表1）

表1. 两种版本《番汉药名》树木类药物的对比表

第一种版本的 《番汉药名》记载	第二种版本的 《番汉药名》记载
冰片	冰片
朝脑	朝脑
白檀香	白檀香
紫檀	紫檀[1]
降真	降真
沉香	沉香[2]
速香	速香
肉豆蔻	肉豆蔻[3]
丁香	丁香[4]
葡萄	葡萄
慈梨膏	慈梨膏
石榴	石榴
胡椒	胡椒
荜拔	荜拔[5]
秦椒	秦椒
官桂	官桂
建莲子	建莲子
阿魏	阿魏[6]

曼荆子	曼荆子
可瓜	可瓜
芸香	芸香
唵巴香	安息香
没药	没药
苦参	苦参[7]
	柯子
	川楝子[8]
	山查
	建酸枣（广酸枣）
	豆鬼见愁
	木腰子
	石莲子
艾瓢	艾瓢
	无患子
真朱干	真朱干
杜仲	杜仲[9]
油松	油松
棕松	棕松
黄柏	黄柏[10]
黄柏皮	黄柏皮
紫棕	紫檀
大腹皮	大腹皮
娑罗子	娑罗子
巴豆	巴豆[11]
五味子	五味子
象子	象子
海桐皮	海桐皮
槟榔	槟榔[12]
花椒	花椒[13]
碧澄茄	碧澄茄

对两种版本进行纵向对比后发现：第一版收录树木类药物41种，第二版收录49种，新增8种药物分别为诃子、川楝子、山查、广酸枣、刀豆、黎豆、蒲桃子、无患子；修订命名2种，即“唵巴香”修正为“安息香”、“紫棕”修正为“紫檀”。上述变化反映出该书在再版过程中吸收了新的药物知识，并对存疑命名进行了校正，体现了清代蒙药文献的动态演进特征。

2.2 《番汉药名》树木类药物形态学分类

依据植物生活型，将两种版《番汉药名》所载49种树木类药物分为乔木、灌木、藤本等类别。具体见表2：

表2. 树木类药物的分类图表

《番汉药名》药名	植物生活型	植物科属分类
冰片	乔木	樟科
朝脑	乔木	樟科

白檀香	乔木	檀香科
紫檀	乔木	豆科
降真	乔木	豆科
速香	乔木	瑞香科
沉香	乔木	瑞香科
肉豆蔻	乔木	肉豆蔻科
丁香	乔木	桃金娘科
白葡萄	藤本	葡萄科
慈梨膏	乔木	蔷薇科
石榴	灌木或小乔木	石榴科
胡椒	木质藤本	胡椒科
官桂	乔木	樟科
曼荆子	灌木	马鞭草科
可瓜	乔木	豆科
庵巴香	灌木	橄榄科
没药	小乔木或灌木	橄榄科
钩藤	木质藤本	茜草科
苦参	半灌木	豆科
真朱干	灌木	蔷薇科
柯子	乔木	使君子科
川楝子	乔木	楝科
山查	灌木	茜草科
建酸枣	乔木	漆树科
豆鬼见愁	灌木	豆科
木腰子	灌木	豆科
石莲子	灌木	睡莲科
艾瓢	乔木	棕榈科
无患子	乔木	无患子科
杜仲	乔木	杜仲科
油松	乔木	松科
棕松	乔木	松科
黄柏	乔木	芸香科
黄柏皮	乔木	芸香科
紫檀	灌木	无患子科
山杏	小乔木	蔷薇科
娑罗子	乔木	七叶树科
巴豆	灌木	大戟科
牙皂	落叶乔木	豆科
五味子	木质藤本	五味子科
象子	乔木	壳斗科
海桐皮	乔木	豆科
槟榔	乔木	棕榈科
大腹皮	乔木	棕榈科
花椒	乔木	芸香科
碧澄茄	灌木	胡椒科

2.3 树木类药物中文名与蒙古文名对照

对比研究《番汉药名》、《饮膳正要》、《本草纲目》、《晶珠本草》、《蒙药正典》等书籍归纳总结树木类药物的现代中文名和蒙古名。具体见表 3：

表 3.树木类药物的中蒙文名对照图表

《番汉药名》	中文名	蒙古文名
白檀香	白檀香	cagan žandan
紫檀	紫檀香	ulagan žandan
降真	降真	ulagan agaru
沉香	黑沉香	har-a agaru
速香	白木香	agaru
肉豆蔻	肉豆蔻	žadi
丁香	丁香	guultu boru
葡萄	葡萄	uzum
慈梨膏	酸刺膏	cicargan-a
石榴	石榴	anar
胡椒	胡椒	cagan huzuu
荜拔	荜拔	bibiling
秦椒	小米椒	halagun nogug-a
官桂	肉桂	gabir-a in halisu
建莲子	芡实	garanza
阿魏	阿魏	omehei dabarhai
曼荆子	酸藤果	zidang-a
可瓜	紫铆	maruze
芸香	白云香	cagan gugul
安息香	黑云香	har-a gugul
没药	末药	molmul
苦参	苦参	dogul ebesu
柯子	诃子	arur-a
川楝子	川楝子	barur-a
山查	梔子	zurur-a
建酸枣	广枣	ziruhən šušā
豆鬼见愁	刀豆	bθgeren šušā
木腰子	黎豆	eligen šušā
石莲子	蒲桃子	cihirag ur-e
艾瓢	椰子	nargil
无患子	无患子	lungdag
真朱干	珍珠杆	bθgerelzigen-e
杜仲	杜仲	horutu boru
油松	松节	narasun gesiguu
棕松	松树	narasu
黄柏	黄柏	sir-a modu
黄柏皮	黄柏皮	sir-a modun durusu
紫檀	文冠木	sengdeng
大腹皮	大腹皮	
娑罗子	娑罗子	dolugan nabcitin ur-e
巴豆	巴豆	danrog
五味子	五味子	ulalzigan-a
象子	茂恩茶日阿	carasun ur-e
海桐皮	海桐皮	šalmi
槟榔	槟榔	goru
花椒	花椒	huwazuu
碧澄茄	荜澄茄	hureng huzuu

2.4 树木类药物药性、药味、用药部位对比

对比研究第二种版本的《番汉药名》、《饮膳正要》、《本草纲目》、《晶珠本草》、《蒙药正典》等书籍归纳总结树木类药物的功效、性质、药味及用药部位。见表4。

表 4. 树木类药物的功效、性质、药味及用药部位对比表

药名	性质	用药部位	药味
白檀香	寒性	树干	涩
紫檀	凉性	树干	涩
降真	凉性	树干	辛
沉香	凉性	树根	苦
速香	凉性	树根或树干	苦、辛
肉豆蔻	温性	种子	辛
丁香	温性	花卉	辛、微苦
葡萄	凉性	果实	甘
慈梨膏	温性	果实	酸、涩
石榴	热性	果实或种子	酸、甘
胡椒	热性	果实	辛
荜拔	温性	果实	辛
秦椒	热性	树枝	辛
官桂	热性	树皮	甘、辛、涩、微咸
建莲子	热性	果实	苦
阿魏	热性	树脂	辛
曼荆子	温性	果实	甘、酸
可瓜	温性	种子	甘
芸香	凉性	树脂	辛、微苦
安息香	凉性	树脂	苦
没药	均性	树脂	苦
苦参	寒性	树干	苦
柯子	均性	果实	涩
川楝子	凉性	果实	涩、苦
山查	凉性	果实	苦
建酸枣	均性	果实	甘、酸
豆鬼见愁	均性	果实	甘
木腰子	均性	果实	苦、涩
石莲子	均性	果实	甘、涩
艾瓢	均性	无相关记录	苦
无患子	均性	果实	苦
真朱干	均性	树枝	微辛
杜仲	均性	树皮	甘、微辛
油松	均性	树枝	甘、苦
棕松	均性	树枝	甘、苦
黄柏	凉性	树脂	苦
黄柏皮	凉性	树皮	苦
木瓜子	凉性	树干或树枝	甘、涩、微辛
大腹皮	温性	果实皮	苦
娑罗子	温性	果实	辛
巴豆	均性	果实	辛
五味子	均性	果实	甘、酸

象子	均性	树脂	甘、涩
海桐皮	均性	树皮	苦、辛
槟榔	均性	果实	苦、辛
花椒	热性	果实	辛
碧澄茄	温性	果实	辛

3. 结果

《番汉药名》两册共收录 49 种树木类药物，其中第一版含 41 种、第二版含 49 种，后者较前者新增诃子、川楝子、山查、广酸枣、刀豆、黎豆、蒲桃子、无患子 8 种药材，并修正安息香、紫檀 2 种药材命名，白檀香、紫檀等 8 种药物被归类为香木类，体现清代蒙药文献在传统知识体系中的动态调整与完善及蒙汉藏医药交流融合的加深。

药物性质分析显示，寒性药物占比 4.2%、凉性占比 25.5%、温性占比 19.1%、热性占比 14.9%、均性药物占比最大为 36.1%，均性和凉性药物为主要类别，兼具清热、燥湿及驱寒功效。

对蒙药“六味”的定量解析表明，涩占比 21.28%、辛 40.43%、苦 44.68%、甘 27.66%、酸 10.64%、咸仅 2.13%，苦和辛药物占比显著，与传统蒙医药学“苦能清热、辛能行散”观点吻合，“苦与辛”味型组合最普遍，凸显蒙药多味协同作用的独特药理特性。

药用部位统计显示，果实入药比例达 48.8%、树脂占 11.6%、树皮和树干各占 9.3%及 6.4%，果实与树脂合计占比超 60%，与蒙医药学“以果为用”传统理论契合，如葡萄、石榴、胡椒等以果实入药，沉香、安息香、没药则利用树脂成分，反映传统医学对植物成熟部位及其代谢产物的优先考量。

4. 结论

多个民族医药的文献在药物的功效记载上都有点差异，比如《本草纲目》中白檀香可以缓解噎膈和吐食，但是在《晶珠本草》和《蒙药正典》中记录了清肺心热的作用；还有《本草纲目》中紫檀用在止血止痛、治肿毒，但是在《蒙药正典》上明确了清血热的作用，这种区别体现了不同的医学体系都有属于它的独特理论，也凸显出了《番汉药名》作为跨文化工具书对药物的信息整合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的重点在于《番汉药名》中树木类药物，通过与《饮膳正要》《本草纲目》《晶珠本草》《蒙药正典》等传统医药文献的对比研究，系统整理了药物的名称、类别、性质、用药部位及功

效。研究发现树木属性的药物活性成分为当代药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有些药物的潜在毒性要通过适当的炮制或配伍来降低它的毒性,例如巴豆需要精确控制剂量或炮制技术来减低毒性。还有文献版本的模糊不清、部分药物的根源与功效记录不完全,提示着未来需要进行现场考察和当今的测试方法来校正传统药物的知识体系。

此次研究采用了文献分析和数据化方法,揭示了《番汉药名》在中蒙藏医药融合中有桥梁的作用。它的多种语言对照形式促进了多样的医学体系交流,为跨学科研究和现代化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树木类药物在传统医学与当代药学中间有重要作用,后续研究可以扩展至各类药物深化对蒙古族传统药物体系的了解并促进传统医药学知识的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 [1]苏旖旎,周亚东.阿魏本草考证[J].中药材,2025,48(5):1300-1307.
- [2]王海花,景晓琦,李娟,等.经典名方中华菱的本草考证[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26,32(8):210-219.
- [3]王灿红,弓宝,李银桂,等.沉香药用历史,现代研究及开发利用前景[J].中国医院药学杂志,2025,45(13):1547-1554.
- [4]穆芳园,李坤玉,田佳鑫,等.紫檀本草考证[J].中国中药杂志,2024,49(20):5652-5658.
- [5]刘润润,孙爱清,于小钧,等.肉豆蔻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进展及其质量标志物(Q-Marker)预测分析[J].中草药,2023,54(14):4682-4700.
- [6]陈依婷,王中琦,许亮,等.丁香的本草考证[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23,21(6):66-68.
- [7]王青青,周海燕,周旭,等.经典名方中杜仲的本草考证[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23,29(19):88-96.
- [8]徐藪芳,刘洋洋,冯剑,等.经典名方中槟榔的本草考证[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22,28(10):167-175.
- [9]刘君如,张彦,杨黎燕,等.苦参本草考证道地性与现代研究[J].中医药导报,2021,27(7):78-81.
- [10]郭延秀,席少阳,马毅,等.花椒本草考证[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21,28(3):1-7.
- [11]崔阔澍,李青苗,方清茂,等.川楝子道地性本草考证[J].时珍国医国药,2020,31(4):874-877.
- [12]程铭恩,詹志来,张卫,等.经典名方中黄柏的本草考证[J].中国中药杂志,2019,44(21):4768-4771.
- [13]杨志友,张强,王鹤羽,等.巴豆的本草考证[J].亚太传统医药,2019,15(4):74-76.